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GA001n0002

洛陽伽藍記集證

清 吳若準集證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版本說明
  - 原文
    - 原序
    - 吳若準序
    - 圖
    - 城內
      - 永寧寺
      - 建中寺
      - 長秋寺
      - 瑤光寺
      - 景樂寺
      - 昭儀尼寺
      - 胡統寺
      - 修梵寺
      - 景林寺
    - 城東
      - 明懸尼寺
      - 龍華寺
      - 瓔珞寺
      - 宗聖寺
      - 崇真寺
      - 魏昌尼寺
      - 景興尼寺
      - 莊嚴寺
      - 秦太上君寺
      - 正始寺
      - 平等寺
      - 景寧寺
    - 城南
      - 景明寺
      - 大統寺
      - 雙女寺

        - 報德寺
        - 正覺寺
        - 龍華寺
        - 菩提寺
        - 高陽王寺
        - 崇虛寺
      - 城西
        - 沖覺寺
        - 宣忠寺
        - 宣忠寺
        - 白馬寺
        - 光寶寺
        - 法雲寺
        - 開善寺
        - 追光寺
        - 融覺寺
        - 大覺寺
        - 永明寺
      - 城北
        - 禪虛寺
        - 凝圓寺
      - 結語
      - 朱紫貴跋
    - 集證
      - 序
      - 城內卷第一
      - 城東卷第二
      - 城南卷第三
      - 城西卷第四
      - 城北卷第五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劉知幾「史通」卷五「補注」篇云:『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敍，除煩則意有所吝，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羊衒之洛陽伽藍記，……之類是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謂:『則衒之此記，實有自注，世所行本皆無之，不知何時佚脫，然自宋以來，未聞有引用其注者，則其刊落已久，今不可復考矣!』清嘉慶間，顧廣圻更推論曰:『知衒之原用大小字為分別，今一概連寫，是混注入正文矣!』廣圻乃有意仿全謝山治水經注之例，改定一本，卒以事未果，而以此語長興朱貴貴。貴貴從事經年，悉心推究，中間輟業，未有所成。貴貴又以此語其甥吳若準，若準於暇日流覽衒之此書，意存復古，重為分析，所據者明如隱堂本，所參考者為何氏、毛氏校本，復廣及「水經注」、「魏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法苑珠林」等，所引隻字片語，咸為比較，疑文訛句，論斷獨伸，遂乃條舉件繫，成「集證」一卷，附於書後；復繪圖一幅，冠於書前。書成于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刊于十四年(一八三四)。衒之自序謂『今之所錄，止大伽藍。』若準此書卽以寺為經，各予標擧，提行頂寫，寺外諸事概歸入自注，另低一格，展卷一覽，本文子注，朗若列眉，伽藍記五卷，胥依此法，為之釐正。末所附之集證，除依別本校正文句外，更兼採他書以作校證。伽藍記沈霾千年，明代諸刊本注混淆，文句訛誤，久成難讀之書，若準此作，始闢荊榛。唯成於一人之手，而以寺為經，其餘胥入子注，於是本文寥寥不逾千言，子注數量，竟過廿倍，矯枉未免過正，其後乃有唐宴鉤沈、張宗祥合校本出，大體有鑑於若準之病。茲據道光十四年校刻本景印。

洛陽伽藍記序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譔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竝理在區而義兼天下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 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眷之象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蹟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蘜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譔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偏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

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余才非箸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
東面有三門
北頭弟一門曰建春門
　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東陽門
　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青陽門
　漢曰望京門魏晉曰青明門高祖改為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
東頭弟一門曰開陽門
　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為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次西曰平昌門
　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陽門
　漢曰津門魏晉曰津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
南頭弟一門曰西明門
　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為西明門
次北曰西陽門
　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為西陽門
次北曰閶闔門
　漢曰上西門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閶闔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門
　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沙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為稱遂名之
北面有二門
西頭曰大夏門
　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甍棟干雲
東頭曰廣莫門
　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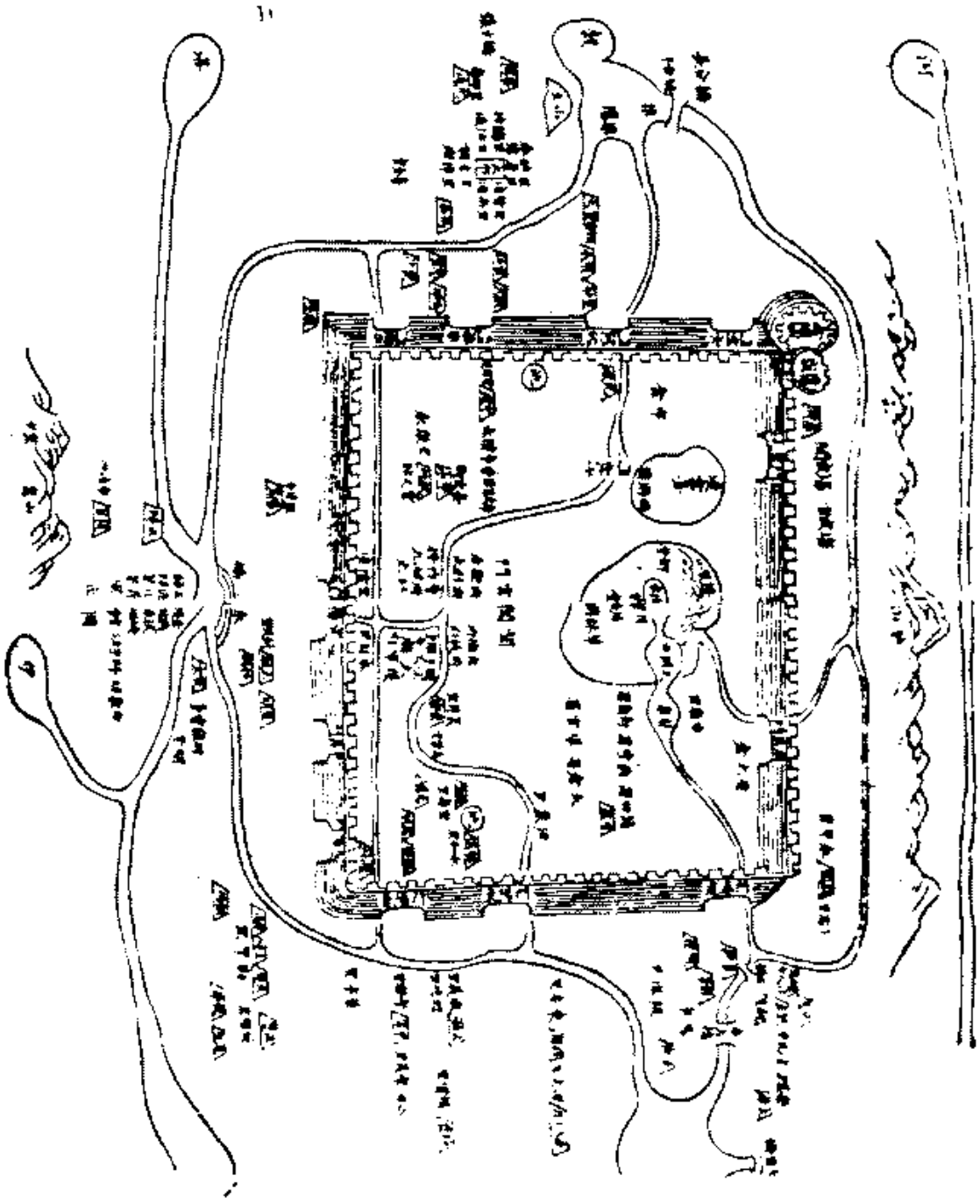
序

元魏崛起朔漠奄有中原高祖賢明卜宅洛土聲明文物用夏變夷洵乎軼符秦而跨江左世宗忘其國恤崇尚釋氏太和政教為之一衰洎乎母后臨朝閹人用事外藩首禍變故迭興始則尒朱氏張卓莽之凶焰繼則賀六渾效曹馬之故智至永熙遷鄴而魏祚移矣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蹟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為拓跋之別史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覈已也其敘錄伽藍始于閶闔宮前西則永寧胡統逶而西則為建中長秋瑤光也東則景樂逶而東則為昭儀修梵嵩明也其南則景林也其中小寺則願會光明司農也由是而及城外建春門則明懸龍華瓔珞也而宗聖崇真魏昌景興太康以次記焉東陽門則莊嚴秦太上君正始也青陽門則平等景寧也而歸覺附記焉由東而南開陽門則報德也龍華追聖在其東而文覺三寶寧遠正覺以次記焉宣陽門則東有景明大統而西有高陽王寺也而招福雙女永橋之歸正菩提城西之崇虛以次記焉由南而西西明門則沖覺也西陽門則宣忠白馬光寶法雲也而王典御開善以次記焉壽邱里中則又有追光寺也閶闔門則永明也大覺在其西而融覺在其東也由西而北則大夏門有禪虛也廣莫門有凝圓也此其次弟也昔劉知幾言衒之此記定彼榛枯列為子註後人合并不可復辨暇日流覽意存復古忘其淺陋重為分析古本既無由見未必一如舊觀而綱目麤具讀是書者或有取乎圖一篇集證一卷附於簡端卷末世之君子糾其謬焉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既望錢塘吳若準自序

若準字次平一字耘石菘圃相國之孫居平湖北門內之趙家濱少孤奮志力學長於攷據兼通六法成道光辛丑進士視學江西卒於任

洛陽伽藍記圖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譔

城內

永寧寺

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

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元曹北鄰御史臺闔闔門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象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即四朝時藏冰處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象三千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缾容二十五石寶缾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六窗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布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

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象一軀中長金象十軀繡珠象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疏拂檐蔡竹香草布護堦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

外國所獻經象皆在此寺

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青瑣□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皆亦如之所可異者惟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

詔中書舍人常景為寺碑文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為高祖所器拔為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尚書祖瑩員外散騎侍李琰之等譔集其議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搉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涂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秘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為榮焉景入參近侍出為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惟有經史盈車滿架所箸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暐伯作序行於世

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衒之嘗與河南尹胡世孝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游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嘆實是神功自云[禾/干]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徧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鑄新瓶

建義元年太原王尒朱榮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為弟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有馬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騎五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肆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今日榮即日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為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鑄象不成惟長樂王子攸象光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詢以為主長樂即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假八議者莫冓致言唯黃門侍徐統曰尒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長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弊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統言即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領眾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三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為建義元年是為莊帝於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為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為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并宅競竄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為皇后進榮為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天穆為大將軍餘官皆如故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尒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既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正以穅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尒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為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桓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豈久朕睹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尒朱出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敘哀辛同討凶羯不意駕入成皋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生素懷棄劍猜我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鬩外猶禦侮況吾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即讐義將焉據也且尒朱榮不臣之蹟暴於宥午謀危社稷愚智何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

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為慙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儻天不厭亂胡羯未殄鴟鳴狼噬薦食河北在榮為福於卿為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復兼利是圖富貴可保徇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祖榮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為顥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竝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十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尒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顥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顥與數千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為社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

永安三年逆賊尒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予奪臧否肆意帝恐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卿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竝入朝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殿穆為伏兵魯暹所殺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榮下車騎將軍尒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東華門亦為伏兵所殺唯右僕射尒朱世隆素在家間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妻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為榮追福齋即遣尒朱侯討伐爾朱邢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為不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往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聲振京師帝聞之亦為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造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為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為長樂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凶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擊刺京師士眾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游騎不息帝要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荀為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長廣王曄為主改號曰建□元年尒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晉陽遣潁川王尒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雷陂涉渡禽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未謂兆得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衒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宜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淫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為虛說時兆營軍尚書省建

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鎖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還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為國王又作五言曰

權去生道促　憂來死路長
懷恨出國門　含悲入鬼鄉
隧門一時閉　幽庭豈復光
思鳥吟青松　哀風吹白楊
昔來聞死苦　何言身自當

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即為輓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

不熙三年二月浮圖為火所燒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椎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而去火初從弟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邱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

建中寺

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所立也

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宏麗諸王莫及也

在西陽門內御道北

所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即魏相國司馬文王府庫東至閶闔宮門是也

西陽門內御道□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乂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乂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為謀主乂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壻熙平初明帝幼沖諸王權上太后拜乂為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二年太后反政遂誅乂等沒騰田宅元乂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趣以宅賜高陽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為榮追福題以為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為佛殿後堂為講室金花寶蓋徧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凄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

劉騰所立也

騰初為長秋令卿因以為名

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
亦在延年里即是晉中朝時金市處
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
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剎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象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象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

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城門御道北
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為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為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
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美埒永寧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腳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竝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尒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入瑤光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壻
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即魏氏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久遠形製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為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徧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

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
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
閶闔南御道西
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井里北門外有乘樹數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蔭多有憩者
有佛殿一所象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花藥被庭至於大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

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睹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士女觀者目亂睛迷自建義以來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

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

東陽門內道北太北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

太后臨朝閹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升斗者閹官之釐婦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閹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

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象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麪木

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衒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池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

池西南有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柰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為五重每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柰觀者成市施者甚眾帝聞而惡之以為惑眾命給事中黃門侍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其異之遂掘光所得金象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象象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眾僧聞象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

太后從姑所立也

入道為尼遂居此寺

在永寧南一里許

寶塔五重金剎高聳洞房周匝對交疏朱柱素壁甚為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徒無比也

修梵寺

在清陽門內御道北蒿明寺復在修梵寺西

竝雕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其真用也

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李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塗桐楊夾植當時名為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屬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景林寺

在開陽門內御道東

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桷迎風實為勝地

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加□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堦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餐風服道結跏數息

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敖學極六經說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句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

御道北有空地儗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回三里即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水猶澄清洞底明靜鱗甲潛藏辨其魚鼈高祖於泉北置河南尹中朝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竝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己辰皇帝駕龍舟鷁首游於其上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温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露寒館竝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元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即熟亦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也

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衒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眾咸稱善以為得其旨 歸

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為虐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譔

城東

明懸尼寺

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

穀水周圍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曰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穨橋柱始薶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衒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竝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竝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行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

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

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為租場天下貢賦所聚也

龍華寺

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

寺南有租場里

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閒堂前講內典沙門打為時節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為奇異遂造聽歌三首行傳於世

綜字世□偽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為主舉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幸景暉及綜生認為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遂歸我聖闕耍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為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為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犂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後除徐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尒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之遂縊殺之

瓔珞寺

在建春門外御道北

所謂建陽里也即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輦所居處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元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信崇三寶眾僧剎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有象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象一出市井皆空炎光騰輝赫赫獨絕世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真寺比邱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邱同閱一比邱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邱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邱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邱中弟一麤行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闇誦閻羅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異似非好處有一比邱云是禪林寺道宏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象正欲得它人財物既得它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邱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宏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居隱修道自此以後京師比邱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時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 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譚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死
魏昌尼寺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東臨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季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為太康初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有金象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推象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象絲竹雜伎皆由旨 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
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

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甎為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號為聖人子休遂舍為靈應寺所得之甎還為三層浮圖好事者尋逐之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弟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為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為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為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與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為盜跖死為夷齊佞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搆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甎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逸曰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為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曰吾不閒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輓車一乘游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蹟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

崇義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為之中朝時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為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

莊嚴寺

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

所謂東安里也北為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洸濟州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驤等四宅

秦太上君寺

胡太后所立也

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天下號父為秦太上公母為秦太上君為母追福因以名焉

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

所謂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秘書監鄭道昭等四宅竝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延實宅是

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修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
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剎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卉徧滿階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
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甎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荅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間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甎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曰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甎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甎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甎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為慕勢諸臨淄官徒有在京邑聞懷甎慕勢咸共恥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為意問其故孝忠曰營邱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為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苗莠自□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

百官等所立也
正始中立因以為名
在東陽門外御道西
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檐宇精淨美於叢林眾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綠樫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
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兵部尚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唯倫最為豪侈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踰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嶔崟相屬深溪洞壑邐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詞曰
今偏重者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
然則純樸之體　與造化而津勉

濠上之客　柱下之吏
臥無為以明心　託自然以圖志
輒以山水為富　不以章甫為貴
任性浮沈　若澹兮無味
今司農張氏　實鍾其人
巨量接於物表　夭矯洞達其真
青松未勝其潔　白玉不比其珍
心托空而棲有　情入古以如新
既不專流蕩　又不偏華上　卜 居動靜之間　不以山水為忘
庭起半邱半壑　聽以目達心想
進不入聲榮　退不為隱放
爾乃決石通泉　拔嶺巖前
斜與危雲等曲　危與曲棟相連
下天津之高霧　納滄海之遠煙
纖列之狀如一古　崩剝之勢似千年
若乃絕嶺懸坡　蹭蹬蹉跎
水紆徐如浪峭　山石高下復危多
五尋百拔　十步千過　則知巫山弗及　未審蓬萊如何
其中煙花霧草　或傾或倒
霜幹風枝　半聳半垂
玉葉金莖　散滿堦墀
然目之綺　裂鼻之馨　既共陽春等茂　復與白雪齊清
或言神明之骨　陰陽之精　天地未覺生此　異人焉識其中
羽徒紛泊　色雜蒼黃
綠頭紫頰　好翠連芳
白鶴生於異縣　丹足出自它鄉
皆遠來以臻此　藉水木以翱翔
不憶春於沙漠　遂忘秋於高陽
非斯人之感至　伺候鳥之迷方
豈下俗之所務　實神怪之異趣
能造者其必詩　敢往者無不賦
或就饒風之地　或入多雲之處
氣嶺與梅岑　隨春之所悟
遠為神仙所賞　近為朝士所知
求解脫於服佩　預參次於山垂
子英游魚於玉質　王喬繫鵠於松枝
方丈不足以妙詠歌此處態多奇
嗣宗聞之動魄　叔夜聽此驚魂

恨不能鑽地一出　醉此山門
別有王孫公子　遜遁容儀　思山念水　命駕相隨
逢岑愛曲　值石凌欹
庭為仁智之田　故能種此石山
森羅兮草木　長育兮風煙
孤松既能卻老　半石亦可留年
若不坐臥兮於其側　春夏兮其游陟
白骨兮徒自朽　方寸心兮何所憶

平等寺

廣平武穆王懷舍宅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
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有金象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此象面有悲容兩目垂淚徧體皆溼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邱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溼都盡旻換以它綿拭俄然復溼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尒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至永安二年二月此象復汗京邑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象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尒朱兆入洛陽禽莊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尒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疏遠政行無聞逼禪位於廣陵王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為黃門侍見元乂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弟恭常住龍華寺至時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主故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惟永然羣飛未寧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岳立基趾丞相一揮大定海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讐忌勳德招散輕俠左右王人遂虐甚剖心痛齊鉗齒豈直金版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以曠神器豈容無主故權從眾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寡薄本枝疏遠豈宜仰冀天情俯乖民望唯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多□難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奧主厤數允集歌訟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竚屬便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

執厥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恭讓曰天命至重厤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齊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既寡昧識無光遠景命雖降不能仰承乞收成旨 以允愚衷又曰王既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可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神人凡恭讓者三於是即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邢子才為赦文敘述莊帝枉殺太原王之狀廣陵曰永安手翦强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士庶咸稱聖君於是封長廣為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餘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為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為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百官議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曰不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為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翦惟命議者咸嘆季明不避强禦莫不嘆伏焉世隆既有忿言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尒朱兆馬首南向仵龍文義等率眾先降子恭見仵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論功仵龍文義各封一千廣陵王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勳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尒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瑗為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廣陵荅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帝每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罪有合死世隆等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復入朝輒專擅國權凶慝滋甚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弟然後施行天子拱已南面無所干預

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魏收等為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工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象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景寧寺

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為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竝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為尒朱世隆所誅後捨宅

為建中寺出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冢冢傍有寶明寺眾僧常見秦出入此冢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
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寺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保夤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為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寺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為魚鱉寺也景仁住此以為恥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褰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竝在其坐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昞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蟄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羣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櫂於五湖禮樂所不治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背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堉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嬰之為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為鎮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常而竝迹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梁何為不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奔發杜口 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噀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旁菰稗為飯茗飲作漿呷啜鱒羹嗄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頭猶修網魚漉鱉在河之洲咀嚼蔆蓮捃拾雞頭蛙羹蚌臞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櫂遨游隨波溯浪噉喁沈浮白苧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耍不敢解語尋北海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用為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復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竝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
元慎宏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為上洛太守七年背偽來朝明帝賜爵臨晉矦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謚烈矦祖撫明經為中博士父辭自得邱壑不事王矦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仁心自放不為時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

元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為中散常辭疾退閒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貴為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眾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衮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方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尒朱兆入洛陽即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游上洛山

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鬥而來觀之乃豬也即舍宅為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象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譔

城南

景明寺

宣武皇帝所立也
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
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
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卻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堂光觀盛一千餘間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階含風團露流香吐馥
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曰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蔓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青鳧白雁沈浮於綠水碾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象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象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月節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於是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為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
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為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騰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藉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為世宗輓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虎門業廢復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竟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恪請懇至辭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生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後詔自相予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敕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譔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州郡用為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為政清淨吏民安之復徵為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自子才出所著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贊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鄴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為美談也

大統寺

在景明寺西

即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乂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衒之案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迹也

東有秦太師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姨所建竝為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為雙女寺竝門鄰洛水林木扶疏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采布工比於景明至於大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

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穨猶高五丈餘即是漢武帝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窗四闥汝南王復造甎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上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

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何從而來旁皇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涤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

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

為馮太后追福

在開陽門外三里御道東

開陽門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將蔡邕筆之遺迹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竝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

高祖題為勸學里里有文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
周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大谷棃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公懿瑯琊人也偽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秘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制論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
本為簿上蠶　無作機上絲
得路逐勝去　頗憶纏絲時
公主代肅荅謝云
鍼是貫錦物　自中恒任絲
得帛縫新去　何能衲故時
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卑身素服不聽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逍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漿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竝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土*瓦]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絕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乂欲為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荅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已來未遭陽侯之難元乂與舉坐之客大笑焉

龍華寺

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竝在報德寺之東
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二寺園林茂盛莫與之爭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為汭頌其辭曰

浩浩大川　泱泱清洛
導源熊耳　控流巨壑
納穀吐伊　貫周淹亳
近達河宗　遠朝海若
兆惟洛食　實同土中
上應張柳　下據河嵩
寒暑攸叶　日月載融
帝世光宅　□夏下風
前臨少室　卻負大行
制巖東邑　峭岨西疆
四險之地　六達之莊
恃德則固　失道則亡
詳觀古列　考見邱墳
乃禪乃革　或質或文
周餘九列　漢季三分
魏風衰晚　晉景雕曛
天地發揮　圖書受命
皇建有極　神功無競
魏籙仰天　元符握鏡
璽運會昌　龍圖受命
乃睠書軌　永懷保定
敷茲景迹　流美洪謨
襲我冠冕　正我神樞
水陸兼會　周鄭交衢
爰勒洛汭　敢告中區

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皇似欲沖天勢

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景明初偽齊建安王蕭寶夤來降封會稽公為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為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夤恥與夷人同□令公主啟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為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為歸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正光元年□□至都久閭阿那[肱-月+舟]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可班那[肱-月+舟]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東

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闔揗列青槐蔭陌綠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樂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鮪貴於牛羊

永橋南道東有白象師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采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牆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師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為逆賊万俟醜奴所獲匿於冠中永安末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兒師子必伏可覓誠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竝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師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師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即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師子亦令送歸本國送師子胡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路殺師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 論廣陵王曰豈以師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冢取甎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侍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塼范友明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為異也后即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游行或遇飯食如似寤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舍去游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逵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為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欀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高陽王寺

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

雍為尒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正光中雍為丞相給輿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弟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檐反宇轇轕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夾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罝矦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十人而性多儉悋惡衣麤食亦常無肉止有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即以為譏罵雍薨後諸伎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宅近清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豔姿竝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為綠水歌豔姿善火鳳舞竝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

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荀潁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問才曰何往曰往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言也舉學皆笑焉

崇虛寺在城西即漢之躍龍閣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於躍龍園室華蓋之座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譔

城西

沖覺寺

太傅清河王懌舍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

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竝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幾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弟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竝如清暑殿土山釣臺冠於當時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階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竝選雋俊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珍羞具設琴笙竝奏芳醴盈罍嘉賓滿席使梁王愧兔園之游陳思慚雀臺之燕正光初元乂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子還總萬幾追贈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懌象於建始殿拔清河國令韓子熙為黃門侍從王國三卿為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為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

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

永康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惟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為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尒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生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為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弟告曰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繞殿內外驩叫榮遂信之與穆竝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温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尒朱兆禽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少有舊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尒朱兆募城陽王甚重禽獲者千侯今日

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緦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寱徽云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寱或真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藏隱依寱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十匹盡送致兆猶不滿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為交報楊衒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即托寱增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侯之笞田蚡秦王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閹官楊王桃湯所立也時閹官伽藍皆為尼寺惟桃湯所建僧寺世人稱□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為入室至於大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

漢明帝所立也

佛入中國之始

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帝寱金人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象焉時白馬負而來因以為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從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燿於堂宇是以道俗敬禮之如仰真容

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竝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榲一實直牛

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議通達過去未來預睹三世發言似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為尒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光寶寺

在西陽門外御道北

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為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為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惟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井眾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甎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衍果菜葱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菱被岸蓮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游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為興適

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法雲寺

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

隔院竝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寺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為胡飾丹素發彩金碧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秘咒神驗閻浮所無祝枯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為驢馬見之莫不忻怖

西域所齎舍利骨及佛牙經象皆在此寺

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風儀詳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珍金蟬耀首寶玉鳴需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彧性愛山林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游後園僚寀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竝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元奧忘其褊郄焉是以入彧室者謂登仙也荊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彧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綢緋綾者惟河東裴子明為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日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尒朱兆入京師彧為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

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回八里市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明中比邱道恒立靈仙寺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剉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即漢書所謂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

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於鹽粟貴賤市賈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蹟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儗於王者

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為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

虐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冦暴涇岐之間朝廷為旰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劒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劒客思奮延伯膽畧不羣威名早著為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陳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場令僧超為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單馬入陳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為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

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曰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盜賊飲之即醉皆被禽獲因復命禽姦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為業賃輛車為事有輓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路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為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

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

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叟納河內人向子集為夫雖曰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即變為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為茅馬從者數人盡化為蒲人梁氏惶懼舍宅為寺

南陽人奚慶有銅象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儗為金色遇急事遂以牛它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寤此象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焉覺悟心不遑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亾慶年五十惟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象自然金色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覩尚書右僕射元穎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為齊諧里也

自退酤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竝名為壽里皇宗所立也民間號為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

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夸競崇門豐室洞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隴上聲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其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王服其豪富常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卯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鉼銀瓮百餘口甌槃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盌赤玉巵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穀充積其內繡縵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勝計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為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于是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惟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弟宅多題為寺壽里間列剎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殿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嶕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樹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

侍中尚書令東平王晏之宅也

晏生而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為黃門侍元乂專政虐加宰輔晏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釁起同謀晏兄弟四人竝罹塗炭惟晏一身逃命江右蕭衍素聞晏名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晏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晏為中山王食邑千儀比王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劒卒千人晏為政清肅甚有治聲江

東朝貴侈於矜尚見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敘錄存沒因即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綿繡寶玩之物不堪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敬禮如親比略始濟淮明帝拜略侍中義陽王食邑千略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啟陳國是用聲彪磬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藩華門勳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既見義忘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為梁今便言旋闕下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既邊地廣食它邑求之二三未為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容閒雅本自天姿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諡曰文貞嗣王景式捨宅為此寺

融覺寺

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道南

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比邱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為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為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贊歎唱言微妙即為胡書寫之傳之於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為東方聖人

大覺寺

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

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禪皋顯敞實為勝地是以温子昇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懷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華名僧大德寂以遣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即位造甎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温子昇以為文也

永明寺

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

時佛法經象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藥土宣武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廡連亙一千餘間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階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績紡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車馬儗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 至也今始有沙門焉子善提拔陁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句稚國北行十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為强大民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異饒檳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陁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邱法融來至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古有奴調國乘四輪馬為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為之其樹入火不然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國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風百日便至奉佛教好生惡殺

寺西有宣牛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人好事待物無遺夙善元言道家之業遂舍半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數部竝進京師大德超光[日*延]熒四法師三藏胡沙門善提流支等咸預其席諸方技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 歸恒來造弟與沙門論議時號為元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貯象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晧前廳須臾彌寶座永安二年中此象每夜行繞其座四面腳迹隱地成文于是士庶異之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為洛州開府長史重加采訪寥無影迹

出閶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為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為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

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為名昔都水使者陳勰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恆修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譔

城北

禪虛寺

在大夏門御道西

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為角戲

中朝時宜武場大夏門東北今為光風園苜蓿生焉

凝圓寺

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

所謂永平里也注即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母亡捨以為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游觀為五言者不可勝數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景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遠游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弟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聞義里有敦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季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邱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即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為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為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土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土谷渾城左右煙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為夷法從土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為土谷渾所吞今城是吐谷渾弟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口中國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城旁花

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為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麼-幺+女]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眾僧有金象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宜西顧父老傳云此象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象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供灑埽人有患以金箔帖象所患處即得陰愈後人於象邊造丈六象者及諸宮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幅上隸書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從捍[麼-幺+女]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劈面以為哀戚髮長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將一比邱石毘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吳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毘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即從命毘盧旃鳴鐘告佛即遣羅羅變形為佛從空而見真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羅象忽然自滅于闐王耍作精舍籠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莫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韃於今不爛非皮非口莫能審之案于闐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穀甚豐食則麴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徧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蔥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舍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復呪池龍龍變為人悔過向王即徙之蔥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崤關隴坂方此則夷自發蔥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蔥嶺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蔥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鈆和國高山深谷險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為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十月之初至喝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穹廬為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轉運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為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王張大穹帳方四十步周回以氈毹為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皇為牀腳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

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喝噠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為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垂下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夷奉獻甚饒珍異按喝噠國去京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為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難艱雪有白光照曜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蔥嶺土田嶢峭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鎖為橋懸虛為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蔥嶺南連天竺土氣和煖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州原田膴膴等咸陽之上土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食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刑殺唯從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土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鐘聲徧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采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即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荅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 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竝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蹟水東有佛曬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伽梨表裏通溼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曬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絪縷亦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曬衣所竝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迹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 金象六千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邱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埽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巃嵸危岫入雲嘉禾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為紙折骨為筆處阿育王起塔籠

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煗草木冬青當時太蔟御辰温熾已扇鳥鳴春樹蜨舞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庵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繞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為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為師子當路蹲坐遮嫚[女*去]之處石上毛尾爪蹟今悉炳然阿周陁窟及門子供養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弟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飡此是護塔神渥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目入神定維那輓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仙立廟圖其形象以金傅之隔小嶺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來供養灑埽取薪凡俗比邱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膜拜而去不敢停留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為喝噠所滅遂立勒為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鬥已歷三年王有鬥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揸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弊王荅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冰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喝噠烏場王竝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荅曰我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一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跋提國送師子兒兩頭與乾陀羅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月至辛頭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以肉濟人處起塔為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眾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象莊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曜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象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寺石上有伽葉佛蹟復西行一日乘船渡

一滾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游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伽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伽尼色迦出游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為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道榮傅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叟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傅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傅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為陛階砌櫨栱上構眾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傅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轆轤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物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為弟一此塔初成用珍珠為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值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即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象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為銘屬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埽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為尸毘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昔尸毘王倉庫為火所燒其中米燋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筒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動百人不舉直有輕時二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竝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遙望則眾相炳然近看暝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卻行始見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迹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

六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并為七塔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闕衒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竝載之以備缺文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嵩高中有闕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曩者顧丈澗萍嘗病今世通行本伽藍記綱目混淆子註羼雜謂紫貴曰子多暇日能重為分晰一如劉氏知幾之所云乎從事經季悉心推究中間輟業未有所成吳甥次平乞假南旋娛親之暇兼治此書歲籥一周定本遂出大畧所據者如隱堂本所參考者何氏毛氏本復旁及于御覽廣記法苑珠林所引隻字片言咸為比校疑文訛句論斷獨伸遂迺條舉件繫成集證一卷復繪圖一篇列諸簡端余既自悼無成又惜顧丈病廢不出無由商確義例而甚喜次平好學深思有功於古人匪淺也爰識數語以為緣起云

道光甲午三月朔日長興朱紫貴書于吳門楓江草堂

洛陽伽藍記集證

錢塘吳若準譔

序

撫軍府司馬(各本皆同惟法苑珠林作鄴都期城郡守)楊衒之(楊史通通考皆作羊隨志與此同)理在寰區(寰毛斧季本叢書何鏜本並作人)漢曰東中門(按水經註曰東陽門故中東門也此二字倒御覽作中東門是也)次南曰青陽門(按水經註陽渠水於城東隅枝分北逕清陽門故清明門也則凡青陽青明之青字皆當作清字各本俱脫書水旁惟何氏本於城內修梵寺作清陽門不誤)遂以開陽為名(遂何本作因)魏晉曰津陽門(津何本作宣毛本註曰津一作宣按下句云高祖因而不改則何本作宣是也)有銅璇璣玉衡(有字上何本有上字)當金墉城前(何本無當字)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按李善文選註引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又水經註穀水又東曆大夏門下故夏門也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據此則嘗字當从何本作帝其上脫去魏明二字二字當从何本衍何本此下又有高祖世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十三字誤多)廣莫門以西(廣字上何本有自字)所謂九軌(軌何作逵毛本註曰軌一作逵)

城內卷第一

在宮前閶闔門(按水經註曰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起南宮太極殿之故處改雉門為閶闔門此言宮前明非西面火北之閶闔門也)閶闔門御道東(各本門字下有一前字)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何本無司徒府三字)已遙見之(已遙何作遙已)金象三千軀(千何本作十毛本註云十一作千御覽引亦作十)布殫土木之功(各本皆無布字此疑衍)窮造形之巧(巧何作力)鏗鏘之聲(聲何作音)中有丈八金象一軀(中字上各本多一殿字誤八字當是六字之訛)中長金象十軀(中字上何本有一人字誤)叢竹香草(叢何作翠)布護階墀(護何作濩)綺□青琇(□各本作錢)□赫麗華(□毛作輝)皆亦如之(皆亦各本作亦皆)拱門有四力士四師子(何本拱字下有一夾字)惟樓二重(二各本作兩)景字永昌(字字何本脫去)為律學博士(按魏書官氏志有律博士景本傳亦言公孫良舉為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此學字疑衍)治書侍御史高僧裕(按魏書袁翻傳作高綽此舉其字也)譔集其議(議何作事誤)所著文集(何本所字上有一景字)胡世孝(各本俱作胡孝世)閻浮所無也(句上何多一偏字)極物境界(物當从各本作佛)合掌連日(合字上何本多一或字)至孝昌二年中(何本無中字)叟鑄新瓶(鑄何本作著非是)今欲以鐵騎五千(騎各本作馬誤五何本作三)世跨并肆(毛本此句下有英武志畧四字臆加)人各鑄象(人各何本作令別非是)蒼頭王豐(豐魏書尒朱榮傳作相)詢以為主(詢各本作約)假八議者(何本

無假字八各本作入皆誤)惟黃門侍徐統(侍字何本無統當从各本作紘)長戟指闕(長何本作張誤)死者三千餘人(按魏書孝莊本紀云公卿以下二千餘人則此三字當从何本作二也)於是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流驚駭未出莊帝(何本脫此二十字)并宅競竄(并各本竝作棄此殆因棄而譌)錄尚書事(各本此句下有餘官如故四字按下文有餘官皆如故句則此句明系後人臆加)正以穅粃萬乘(正何本作故)出卿於桎梏(出字下何本多一公字誤)共叙哀辛(辛字何本作悴)或□生素懷(□何本作訢毛本作貳)兼利是圖(兼各本作義非是)此黃門祖榮之詞也(榮當从各本作瑩字上各本有一侍字)來赴急(急字下何本有一難字)握手成列(列各本作別)顥與數千騎欲奔蕭衍(千當从各本作十)為社民斬其首(社何本作村誤)帝恐(恐當从各本作怒)朕寧作高卿貴公死(卿當从各本作鄉)榮下車騎將軍尒朱陽都等二十人(榮字下各本俱有部字)隆與妻鄉郡長公主(毛本妻字上有榮字鄉字上有北字按魏書孝莊紀是夜僕射尒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則毛本有榮字是也又榮本傳榮妻北鄉郡長公主則毛本有北字是也)為榮追福齋(齋字上各本有一薦字)尒朱那律歸(耶何本作弗綱目作拂)造濟生民(造當从各本作道)一日即得萬人(萬字下毛本有一餘字)便擊刺(便字下各本有一利字誤)李荀為水軍(按孝莊紀通直散騎常侍假平西將軍都督李苗以火船焚河橋此荀字或是苗字之誤或另一人無以辨之又按苗本傳梓潼人則與此言蜀人合也)建□元季(□各本作元又按孝莊紀世隆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長廣王曄為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則□當是明字各本作元非也)長廣王□晉陽(□各本作都)未謂兆得濟(各本竝作謂兆未得猝濟)不沒馬腹(沒何作及冰橋宧)於滹水(宧當从各本作凝)神祇所福(福何本作將)孟津由膝(由膝何本作由漆按二字疑有差譌)天道禍淫(淫何作盈)遂囚帝還晉陽(還何作送)錄尚書長孫稚(稚當从各本及魏書作稚)有火入地尋柱(何本作有入地柱火尋柱)　(永寧寺)

所謂延年里(所字何本脫)庫東至閶闔宮門是也(庫字上何本有一武字宮字何本脫)西陽門內御道□(□各本作南是也)至孝昌二年(何本無二字按綱目太后反政在元年此作二疑缺誤也)無所歸趣(趣各本竝作聚)建義元年(義當作明)(建中寺)

負釋迦在虛空中(空字何本無)　(長秋寺)

在閶闔城門御道北(按此言城門所以別宮前之閶闔門也各本俱脫去城字誤也)東去千秋門二里(按水經注千秋門右宮門也)登之遠望(遠望各本竝作望遠)臺東有宣慈觀(有字何本無)去地十丈(十字上何本有一一字)殿前九龍吐水(九何本作有)向靈芝往來(芝字下何本有一臺字)來儀此寺(儀各本作依)投心入正(按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則此入字當作入)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十字下何本有人字)頗獲譏訕(訕各本竝作誚)洛陽男兒急作髻(男何作女)即魏氏所築(各本此句下皆多晉永康中惠帝幽于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二十二字)　(瑤光寺)

閶闔南御道西(按此處疑有脫誤子註言望永寧寺正相當則閶闔宮前之門也子註言西有司徒府則御道西當作御道東也)井里北門外有亲樹數株(各本井字上有義字

數字下有十字)飲水庇蔭(蔭毛本作陰)至於大齋(大何本作六誤)舞抃殿庭(庭何本作亭)剝驢投井(投何本作扳)皆得食(食字下各本俱有之字)目亂睛迷(睛各本竝作精字)　(景樂寺)
東陽門內道北(內字下疑脫去御字)太北倉導官二署(北字當从何本衍)閹官之釐婦(閹字上各本俱有盡是二字釐當从各本作嫠)閻寺寵盛(閻各本作閻)佛堂前生乘樹一株(生何本作有)命給事中黃門侍元紀伐殺之(殺字毛本無)暉其異之(其字各本及太平廣記所引皆作甚此當从之)有二菩薩(廣記引有字上有一并字)趺上銘曰(趺字下何本有一坐字誤也廣記所引與此合曰廣記作云)晉太始二年(太廣記引作泰)中書監(監何作令誤廣記所引與此合)時人咸云(廣記引無時人二字)荀勗舊宅(舊廣記引作故)應即殞倒(廣記引作即時殞倒)　(昭儀寺)
對交疏(疏何作窗)徒無比也(徒當从各本作從)　(胡統寺)
蒿明寺(蒿各本作嵩)菩提達磨(磨各本作摩)尚書右僕射李祚(李當从各本作郭魏書有郭祚無李祚也)尚書邢鸞(鸞魏書綱目竝作巒)掘此地者(廣記引無者字)輒得金玉寶玩之屬(屬廣記引作物)邢鸞家(邢字上廣記引有一時字)　(修梵寺)
巧構難加(難字下何本有一比字加字下何本有一以字)白頭一字景裕(桉景裕一字白頭見魏書本傳此句疑有倒誤)說通百氏(說何作疏)洞底明靜(靜毛作淨)鱗甲潛藏(藏何作泳謬)中朝步廣里也(中字上何本有一晉字朝字下各本俱有一時字)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文字上疑脫去魏字)季秋巳辰(巳何本作良毛本作九桉古人春秋修禊皆用上巳各本誤也)峰上有露寒館(露寒何作寒露)景陽山南(陽字下何本有一觀字)得霜即熟(各本竝作得嚴霜乃熟)公幹仲宣□其羽翼(□各本竝作為桉明帝時劉王二人已歿衒之不應謬誤至此桉水經注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立此當是刊本誤以文帝為明帝也陳耀文天中記据此以正善長之誤謬失之矣)以蒿覆之故言苗茨(桉魏書任城王澄傳次之凝閑堂高祖曰此葢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則苗字是茅字之誤也桉說文茨以茅葦蓋屋衒之蓋據之以釋碑蒿疑茅字之訛蒿[艹/臥]也即香蒿也不可以覆屋也)
若旱魃為虐(虐各本作害誤)陽穀泄之不盈(穀當作渠)　(景林寺)

城東卷第二

在建春門外石樓南(樓當作橋各本俱誤)假因行役(假何作暇行各本作征非是)天下貢賦所聚也(聚字下各本有一蓄字)　(明懸尼寺)
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各本脫等字)寺南有租場里(各本無里字)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初字上何本有孝昌二字)遂造聽歌三首(聽字下當从各本補一鐘字歌字下何本有一詞字)行傳於世(行字何本無)綜字世□(□各本作讚)衍因幸景暉(幸何本作納)叟改名曰讚(讚魏書作贊)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姊何本作妹桉魏書贊本傳作姊為是)後除徐州刺史(據贊本傳徐疑齊字之譌)胡狗敢

辱天王女乎(此句下各本有我寧受劍而死不為逆奴所汙十二字)遂縊殺之(何本作遂縊死之矣)　(龍華寺)
即中朝時白社池(池當从何本作地)眾僧剎養(剎各本作利)舉高三丈八尺(舉字各本竝無)炎光騰輝赫赫(何本作炎光輝赫)比邱惠凝(惠凝法苑珠林作慧嶷)死一七日(一法苑珠林作經廣記引無一字)還活經閻羅王檢閱(法苑珠林作時與五比次弟於閻羅王所閱過經字廣記作云字)以錯名放免(法苑珠林作嶷以錯召放令還活)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同閱(法苑珠林作具說王前事意如生官無異五比邱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嶷同嶷同簿而過)云是寶明寺智聖(聖法苑珠林作聰)坐禪苦行(法苑珠林坐字上有自云生來四字行字下有為業二字)有一比邱(法苑珠林作復有比)是般若寺道品(是字上法苑珠林及廣記引俱有一云字寺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僧字)以誦四涅槃(各本作以誦四十卷涅槃法苑珠林作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廣記引作以誦涅槃四十卷此係脫落)有一比邱(法苑珠林作復有比)云是融覺寺曇謨最(寺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僧字)講涅槃華嚴(法苑珠林作狀注云講華嚴涅槃)領眾千人(法苑珠林領字上有恒常二字)閻羅王云(法苑珠林作王言句上有解釋義理四字)講經者(者字法苑珠林作眾僧下有我慢貢高四字)以驕凌物(法苑珠林作驕已凌物)比邱中(中字上法苑珠林有之字)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法苑珠林無此十一字)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闇誦(法苑珠林作最報王言立身以來實不憍慢惟好講經立身廣記引作立道)閻羅王敕付司(法苑珠林作王言付司)送曇謨最向西北門(法苑珠林作送最向於西北入門)屋舍皆異(異字各本及廣記引皆作黑)有一比邱(法苑珠林作復一比邱)云是禪林寺道宏(寺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僧字)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中字下法苑珠林有一金字)閻羅王曰(法苑珠林無閻羅二字曰作云)志在禪誦(在法苑珠林作念)不干世事(干法苑珠林作預)雖造作經象正欲得它人財物既得它物(法苑珠林無此十六字祇有教化求則四字)既懷貪心(法苑珠林及廣記引俱無此四字)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法苑珠林無便是具足煩惱六字)亦付司(法苑珠林作付司依式)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法苑珠林作還與最同入一處)有一比邱(法苑珠林作又有比邱)云是靈覺寺寶明(寺字下法苑珠林有僧字明作真)自云出家之前(法苑珠林出字上有一未字)嘗作隴西太守(此句下法苑珠林有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舍家資十二字)即棄官入道(即字法苑珠林無棄作舍)曲理枉法(理法苑珠林作情)劫奪民財(民法苑珠林作人)假作此寺(此句上法苑珠林有以充已物四字)亦付司(法苑珠林作付司準式)青衣送入黑門(此句下法苑珠林有似非好處慧嶷為以錯召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意時人聞已奏胡二十九字)太后聞之(法苑珠林作太后以為靈異)遣黃門侍徐紇依惠凝所說(法苑珠林作即遣黃門侍徐紇依嶷所陳)即訪寶明寺(法苑珠林作訪問聰等五寺此句疑有差訛)城東有寶明寺(法苑珠林此句上有竝云二字)城內有般若寺(內廣記作中)問智聖(問字上廣記有并字)議曰人死有罪福(廣記無此七字)殿內供養之(內廣記作中)若私有財物(有廣記作用)居隱修道(居法苑珠林作小)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校南字當从何本衍)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時馬市刑嵇康之所也(西何作南有魏時

馬市何本作即中朝牛馬市案此石橋即水經注所謂馬市石橋也言東所以別建春門外馬憲所造之橋也毛斧季謂世傳如隱堂刊本此卷內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晉太康元年至刑嵇康之所也二十三字以下文校之當是重文複出也)危行及於誅死(死字何本作也)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案閹官傳次壽李堅之字此稱字而不稱名殆以字行耶)東臨石橋(當从何本作臨東石橋)難可揚推(推各本作確)時有隱士趙逸(逸字下廣記有一者字)此宅中朝時(廣記作此是晉朝)時人未信(廣記未字下有之字)遂問寺之由(廣記作問其由)果得甎數十萬(廣記無十字)遂舍為靈應寺(廣記舍字下有一宅字)還為三層浮圖(還為二字廣記祇一造字)好事者尋逐之問(何本作好事者遂尋問廣記引無尋逐之三字)晉時民少於今日(時廣記作朝)皆游其都邑(邑廣記作鄙)妄書生惡(生何作君誤)人問其故(廣記無人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莫不二字何作必字)盡生民之能事(廣記無盡字)為臣與伊皋等迹(伊皋廣記作伊尹)佞言傷正(佞各本作妄訛)搆文之士(搆廣記作作)李澄問曰(澄廣記作登)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廣記作未知何年所造)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廣記無而字長作延)今始餘半(餘各本作踰)帝給步輓車一乘(帝何本作嘗誤)崇義里(義各本作儀誤)時人號為三門(何本無時人二字)常在此處(處字下何本多一也字)　(瓔珞寺)

司馬洸(洸各本作恍案魏書有司馬悅悅之子朏尚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幽州刺史李真奴(案魏書真奴李訢小名范陽人終官徐州刺史此作幽疑傳刻之誤)公孫驤等四宅(等字何本無)　(莊嚴寺)

正號崇訓母天下(母字下各本有一儀字桉綱目魏延昌四年魏尊太妃胡氏為太后居崇訓又案當時太后至因以名焉□十二字各本俱在下文司空張華宅句下今移於此作子注)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何本無二里兩字)冀州刺史李詔(詔以魏書考之當从各本作韶)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各本俱在下文亦有千數四字下明係錯簡今移於此)花林芳卉(卉何作草)永安中(中字上各本有一季字)臨去奉辭(臨去廣記作將行)私問舍人溫子昇(句下毛本及廣記俱重有子昇二字)聞至尊兄彭城王(至毛作子誤何本脫去尊兄彭城王五字廣記聞字上有一吾字案此彭城王謂勰之嫡子劭也見本傳故曰至尊兄也)皆懷磚叩首(廣記皆字上有百姓二字)以美其意(意字本李璧王荊公詩注引廣記作來字義似長)齊人外矯仁義(外矯廣記作庶幾)側肩競入(此句至慕勢最甚十八字廣記作促共歸之苟無荀無所資隨即舍去言囂薄之甚也)甜然濃於四方(濃字下何本多泗譬二字)有在京邑(有何本作布)咸共恥之(咸何本作或)稷下儒林(儒何本作孔)苗莠自□(苗莠各本作莠言)　(秦太上君寺)

在東陽門外御道西(西何本作南毛注一作南)檐宇精淨(精各本作清)美於叢林(叢當从何本作景)施錢四十萬(四毛本注一作七)陳留李崇(毛本崇字下有一侯字案魏書崇襲爵陳留公侯字或是公字之訛據高陽王寺子注則當作陳留侯李崇也)兵部尚書崔林(兵部尚書何本作七兵書案魏書百官志無兵部尚書官名列傳中亦無崔林其人惟列傳弟五十七有崔休肅宗朝進号撫軍將軍七兵尚書据此當作七兵尚書崔休各本誤休為林何本又脫尚字也)張倫等五宅(倫繞古文苑作綸)邐迤連接(迤何本作逶毛本作遞)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何本無昔字續古文苑謂重字是衍文)

與造化而津勉(勉字當从各本作梁案津梁當作梁津協韻)濠上之客□柱下之吏(□各本無吏各本作史)臥無為以明心(臥當从各本作悟)實鍾其人(鍾何本作踵)巨量接於物表(接各本作煥)又不偏華上(上各本作尚)進不入聲榮(何本入作為聲作身)拔嶺巖前(巖何本作檐)斜與危雲等曲(曲字各本作竝)纖列之狀如一古(如一各本作一如)水紆徐如浪峭山□高下復危多(何本作泉水未徐如浪峭山石不高復危多毛本作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此水字上疑脫一字)五尋百拔(拔何本作援)□□蓬萊如何(□□各本作未審)或傾或倒(倒各本作頹誤此與上草字協韻)玉葉金莖(葉何本作蔬)散滿堦墀(墀續古文苑校作坪以協韻)然目之綺(綺何本作色)既共陽春等茂(陽何作綠)異人焉識其中(中續古文苑校作名)羽徒紛泊(紛何本作分)丹足出自它鄉(自何作於)伺候鳥之迷方(伺當从續古文苑作何)實神怪之異□(□何作趣毛作趨)氣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悟(續古文苑校云氣字乃菊之訛上當脫一字今無以補之春字下當脫一秋字)預參次於山垂(預何作務續古文苑作須垂當从何本作陲)□為仁智之田(□各本作庭續古文苑校作迺)森羅兮草木(羅何作列)春夏兮其游陟(其續古文苑校作共)方寸心兮何所憶(心兮二字何本無)　(正始寺)

寺門外有金象一軀(有字各本無)孝昌三年十二月(月字下各本有一中字)叟換以它綿拭(拭字各本無)京邑士庶(京邑二字何本無)北海大敗(海字下各本有王字)此象悲泣如初(悲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復字)朝夕惶懼(夕當从法苑珠林作野)崩於晉陽(崩字上法苑珠林有帝字)在京宮殿空虛(法苑珠林無在京二字)是莊帝從父兄也(是字上何本有恭字)遂佯啞不語(何本無不語二字)復拔刀劍欲殺之(各本無復字)恭常住龍華寺(常住二字何作往)人神□主(□各本作乏)岳立基趾(趾各本作址基趾二字疑是棊峙之誤魏書李騫釋情賦中亦有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棊峙之語)丞相一揮大定(揮各本作麾)招散輕俠(散當从各本作聚)痛齊鉗齒(鉗齒何本作齒劍)宸極不可以曠(以各本作久)時多□難(各本作時遭多難)敬之哉(各本重有三字)功齊四海(齊各本作濟)識無光遠(光各本作先)不敢仰承(承何作忝)凡恭讓者三(凡恭何本作恭凡)逢成濟之禍(逢字上各本有故字)謂左右將詔來(詔何作筆非)為臣不終(終何作忠)季明不避彊禦莫不嘆伏焉世隆既有忿言(何本無此十七字)史仵龍(仵毛作五)楊文義(楊毛注云一作羊案魏書仵作五楊作羊毛本殆據書以校此也又源子恭傳作史仵龍)表用其下都督□瑗(桉魏書列傳有寶瑗裴瑗二人未知孰是未敢臆補)帝每言太原王(毛本無帝字)罪有合死(有何作亦)不敢復入朝(復字何本無)土木畢工(工何本作功非)奔長安(奔字下各本竝有一於字)　(平等寺)

即是洛陽小寺(寺當从何本作市)自立巷寺市(寺字當从何本衍)時人謂是魚鼈寺也(寺當从何本作市)遂徙居孝義里焉(何本無里字)待吳兒甚厚(兒何作人)蛙黿共穴(黿各本作龜誤)禮樂所不治(治各本作沾)雜以華音(音何作言)與五常而竝迹(常當从毛本作帝)豈卿魚鼈之徒(豈何作宧)急手速去(急手何作急急下同)還奔蕭衍(衍字下何本重一衍字屬下句)朱异怪復問之(復毛本作而)始登泰山者卑培塿(始當从何本作如)仁心自放(仁當从各本作任)亦不慶

弔親知貴為交友(知字下何本有諸字)孝昌年(年字上各本俱有元字)元慎退還告人曰(毛本無退字)建義(義字下當从各本有一初字)京兆許超(超毛本作兆)義出方途(方當从各本作萬此因万而誤也)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鬥(何本無鄰字毆字廣記無鬥字下句無而字)即舍宅為歸覺寺(即字上廣記有胡字)合家人入道焉(廣記無人字)廣陵被廢死(死字下廣記有焉字)　(景寧寺)

城南卷第三

山懸堂光觀盛一千餘間(案此十字疑有脫誤各本俱作山縣臺觀光盛一千餘閒)交疏對霤(此句上各本有複殿重房四字)竹松蘭芷(竹松何作松竹)青鳧白雁(青字上各本有或字)最得稱首(得何作為)至八月節(月節二字各本俱作日字以上句四月七日校之當从各本為長)騰班馬而孤上(騰何作跨)猶聽東吳之句(聽何作得)正光末(末毛本作中)復遷國子祭酒(復毛作後)竟懷雅術(竟當从各本作競)子才恪請懇至(恪請各本作辭情)辭俱下(辭各本作涕)所生之處(按所生謂母也各本作所在誤矣)前格後詔(各本作前革後沿誤)咸自子才出(咸何作或誤)　(景明寺)
即所謂利民里(各本無即字)人謂此地(人字上何本有以世二字)以二十斤與之(二十何本作十二)東有秦太師公二寺(按綱目神龜元年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則師字當从各本作上)東寺皇姨所建(建何作造)素綵布工(布何作畫)即是漢武帝所立者(案水經注陽渠水又逕靈臺北望雲物也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則武帝二字當从各本作光武也)至我正光中(我字何本無)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案綱目魏作明堂在太和十五年又六年始祀明堂)設募征格於堂之上(上字各本作北)曠掖將軍(案魏書百官志弟九品有曠野將軍從弟九品有偏將軍褊將軍此曠掖二字疑是曠野之訛也)時虎賁駱子淵者(時字下何本有有字)孝昌年(孝字上各本有昔字年何作初廣記作中)戍在彭城(在廣記作於)近洛河(河何作水)忽見一老翁來(翁何作公)問何從而來(廣記作云從何而來各本作從何而來)坐命婢取酒(坐字上廣記有既字)元寶初甚怪之(廣記無初字)海陸具備(備廣記作有)飲訖辭還(辭還廣記作告退)涂波東傾(東傾何本作漣漪)唯見一童子(廣記無唯見二字)可年十五(五字上廣記有四字)鼻中出血(出血廣記作血出)　(大統寺)
御道東(案此三字各本俱在開陽門三字下今移正於此)漢右中將(何本無將字)又讀書碑一所(讀書二字何本作讚學顧炎武石經考引作讚學案水經注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竝無又云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元年立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凡四碑显無所謂讀書讚學碑也)魏文帝作典論云碑(云當从何本作六案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水經注魏明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則此云字乃六字之誤也)猶有四□(□各本俱作存)里有文覺三寶寧遠三寺(里字下毛本有內字文各本作大按此十字疑在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穎十二字下刊本

誤倒也)遷石經於潁(按魏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石經於鄴隨書經籍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自洛陽徙於鄴都此潁字當从各本作鄴)有大谷黎承光之柰(大谷毛作含消黎別有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為水如十二字何本無大谷二字亦無承光之柰四字下句承光寺三字上有如字疑此當作有大谷黎如承光之柰)公懿(公各本作恭)瑯琊人也(也字何本無)多所制論(制論各本及廣記俱作造制)復尚公主(句下廣記有其後謝氏入道為尼亦來含肅見肅尚主十六字)謝作五言詩以贈之(以字毛本無)其詩曰(詩毛作詞)無作機上絲(無字當從各本作今)頗憶纏絲時(絲字當从各本及廣記作綿)鍼是貫錦物(錦各本及廣記俱作線)自中恆任絲(自當从各本及廣記作目)何能衲故時(衲何本及廣記作納)肅甚有愧謝之色(廣記作謝甚悵恨)卑身素服(卑各本俱作畢)不聽樂(聽字下各本有一音字)道肅一飲一斗(道各本作見)魚者乃水族之長(乃何作是)甚是優劣(甚是何本作是有)沽酒老嫗瓮注[土*瓦](〔土*瓦〕是瑎字之誤說文瑎罌長頸受十升讀若洪从瓦工聲此與上下句韻協也)妓兒擲絕在虛空(絕當从各本作繩廣記作袖)臣始解此是習字(始廣記作思)時給事中劉縞(縞各本作鎬)遠來降者好之(好之各本作飲焉)元乂欲為之設茗(之字何本無)下官雖生於水鄉(雖字毛本無)　(報德寺)
常景為汭頌(汭頌何本作勒銘)實同土中(同當从何本作曰)□夏下風(續古文苑引作函夏同風)詳觀古列考見邱墳(何本古字下缺一字考見作列見續古文苑引作詳觀古昔列見邱墳)周餘九列(列當从何本作裂)天地發揮(揮何本作輝)璽運會昌龍圖受命(續古文苑此八字當衍)永懷保定(保毛作寶)流美洪模(模毛作謨)道東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案歸正等皆里名也不得言館案綱目魏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館道西立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者則此當从各本作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道西有四館之館當作里)寶寅恥與夷人同□(□各本作列)□□至都久間阿郎[肱-月+舟]來朝(此十一字毛本作蠕蠕主郁久間阿郎肱來朝郎當从何本作那案蠕蠕國名也郁久間三字姓也阿那肱三字名也當作蠕蠕主郁外間阿那肱來朝案魏書肅宗紀阿那肱作阿那壞)單于來朝(單字上疑當有南字)莫不歡附(歡何本作款)綠樹垂庭(樹各本作柳)別立市於樂水南(樂當从各本作洛)民間謂永橋市(謂何作為市何作寺非是)遇牆亦倒(亦毛作則)醜奴破(破字下各本有滅字)可覓誠之(誠當从各本及廣記作試)園中素有一盲熊(有何作育無盲字)虞人牽盲熊至(盲何本作育誤)送師子胡(胡各本作者)殺師子而返(殺何本作卻誤)西域胡人所立也(法苑珠林廣記無胡字)發冢取磚(冢廣記作墓)華林都堂(廣記無都字)黃門侍(廣記無侍字)范友明家奴(友明廣記作明友)死者曰(廣記作荅曰)家在城西阜財里(阜何作準)無所食也(廣記無也字)或遇飯食(飯廣記作飲)如似夢中(廣記無似字)門下錄事張秀攜(秀攜二字當从法苑珠林廣記作雋字下仝)詣準財里(準廣記作阜)果有崔暢(有何作得)秀攜問暢曰(秀攜當从廣記作雋)有息子涵(何本作有一息字子涵毛本無一字)年十五而死(死法苑珠林廣記作亡)秀携曰(當作雋曰)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問(廣記作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是人字當从各本及法苑珠林廣

記作上字)秀攜還以實陳聞(秀攜二字當从法苑珠林作一雋字還廣記作具)后遣攜送涵回家(廣記無攜字)謂曰(廣記作拒之曰)急手速去(急手何本作急急廣記無手字)游於京師(京師何作京巷法苑珠林作游於京師巷內)黃衣一具(具廣記作通法苑珠林仝)不敢仰視(廣記作不仰視天)及兵刃之屬(兵刃毛本作刀兵)遇疲則止(各本無遇字)奉終里(奉字上廣記有一有字)多賣送死人之具(何本無多字廣記無人字)勿以棄木為欀(欀當从法苑珠林及廣記作櫬)見人發鬼兵(廣記無人字法苑仝)訴稱是柏棺(法苑珠林廣記無訴字)主兵吏曰(廣記無主字法苑珠林有)貨涵發此等之言也(何本及法苑珠林無等之二字)　(龍華寺)
給輿羽葆鼓吹(輿字各本及廣記皆無)白殿丹楹(殿廣記作壁楹各本作檻)飛檐反宇(反何作峻毛作仄廣記作華)羅衣從風(衣廣記作綺)諸王豪侈未之有也(何本無之字)鳴騶夾道(夾廣記作御)雍嗜口味(味廣記作食)性多儉悋(悋廣記作吝)亦常無肉(各本及廣記作常無肉味)止有韭菹(菹何作有字下廣記有韭茹二字)崇客李元祐(客字上廣記有家字)二九一十八(二九何作二韭廣記一字無)世人即以為譏罵(何本無為字)善彈箜篌(廣記作能彈臥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曲歌(曲字各本無廣記無能字歌字曲作聲)豔姿善火鳳舞(火各本作么善字上各本有尤字下有為字廣記作善為逐鳳舞)竝愛傾後室(室疑宮字之誤)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常字上各本俱有逐字火廣記作文)荀穎子文(各本竝作潁川荀子文)荀生住在何處(何本無在字)問才曰何往曰往城南(各本俱作才曰何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館(夷字下何本有里字)信非虛言也(言字何本無)即漢之躍龍閣也(閣各本作園字)室華蓋之座(室當从各本作設)　(高陽王寺)

城西卷第四

土山釣臺(臺何作池)斜峰入牖(牖何作墉)竝選雋俊(俊何作民)至於清晨明景(明何作美)使梁王愧兔園之游(園何作苑)太子還總萬幾(子當从各本作后)拔清河國令(何本國字下有中二字案魏書百官志有矦伯國中令何本殆据之以增此也)從王國三卿為執戟者(從當从各本作徙)　(沖覺寺)
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王字下各本有字)永康中(康當从各本作安)婦生產子(何本作婦生產子毛本作婦人產子)遣徽特至太原王弟(特何本作馳詔毛作特詔)連索酒飲之(何本無連字)祖仁一門刺史(何本無祖仁二字)皆是徽之將(將字下各本有校字)少有舊恩(少各本作以)故往投之(何本無故字)時聞尒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時何作始)我有黃金二百斤(何本無黃字)祿位隆重(祿位何本作位望)盡送致兆(何本無致字)猶不滿數(滿毛作充)積禍之門(禍何作惡)殃所畢集(何作餘殃所集)徽即托寥增金馬(增字下各本有徽字)雖魏矦之笞田蚡(魏字下何本有其字)閹官楊王桃湯所立也(案魏書閹官傳王溫字桃湯陽字當从各本衍)惟桃湯所建僧寺(所建何作獨造)世人稱□英雄(□何作之)工踰昭義(義字疑儀字之訛)最為入室(入室各本作人寶)　(宣忠寺)

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寺字當衍)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金何作胡)時白馬負而來(負字下何本有經字)自此從後(從當从各本作以)形貌醜陋(醜廣記作寢)不可解(解字上廣記有一得字)胡太后聞之(廣記無聞之二字)時亦有洛陽人(各本及廣記無亦字)當有爵否(何本作當有官爵廣記無否字)經十餘日(各本及廣記作經月餘)法和父喪(喪廣記作亡)大竹者杖(當从廣記作大竹箭者苴杖)造十二辰歌(造字上何本及廣記有一初字)　(白馬寺)
盡皆湮滅(湮何作埋)惟此寺獨存(惟字下何本有有字)此是浴室(室何本作堂)當時園池平衍(池當从何本作地)葭菱被岸(菱何本作芙)雍西刺史(西各本作州)　(光寶寺)
僧摩羅所立也(僧各本作曇)隔院竝門(院各本作牆)凡聞見(凡字下各本有所字)作祇洹寺一所(何本無寺字)丹素發彩(素毛作青發毛作炫)花果蔚茂(花何作珍)嘉木被庭(木毛作樹)閻浮所無(無字下何本有也字)侍中尚書令(何本無令字)辨慧清恬(恬各本作悟)萬國齊珍(珍何作臻)金蟬耀首(金蟬何作貂蟬)春風扇揚(揚毛作栁誤)莫不飲其元奧(飲何作領)荊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裳字下各本有常字)異秋花共色(秋當从各本作林)子明八日而醉眠(日當从各本作斗)市南有皇女臺(南字上何本有東字)臺中有侍中侯釗宅(釗考魏書當从各本作剛)足蹟所履(足何作人)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律何作肆)有田僧超者(廣記無者字)善吹笳(善廣記作能)能為壯士歌(廣記無能字)虐吏充斥(虐當从各本作虎)朝廷為旰食(為字下各本有之字)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笛字下何本有歌字)威名早著(早何作卓)二十餘年(二何作三)攻無全城(全何本作牢誤)廷伯每臨場(場何本作陳廣記作敵)單馬入陳(句上何本有延伯二字)威鎮戎豎(鎮何作振)射僧超亡(射何作中)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何本無子字)善能釀酒(能廣記作於)時暑赫晞(晞何作曦廣記作劉屬下句)其酒不動(其酒廣記作酒味)飲之香美而醉(而字各本在醉字下屬下句讀)經月不醒(廣記作而不易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廣記作京師朝貴出郡者)以其遠至(廣記作以其可至遠)亦曰騎驢酒(曰各本及廣記皆作名)永熙年中(廣記無年字)齋酒之藩(藩廣記作任)逢路盜賊(何本作路逢劫盜賊賊字屬下句廣記作中夜逢劫盜)飲之即醉(廣記作盜飲之皆醉)皆被禽獲(被廣記作備)因復命禽奸酒(因字下何本及廣記皆有一此字命何本作為廣記作名)市北慈孝奉終二里(北字下毛本有有字)里內之人(何本無之字)有輓歌孫巖(歌字下廣記有者字)巖因怪之(因廣記作私)似野狐尾(廣記無野字)妻臨去(妻廣記作甫)鄰人追之(追毛作逐廣記仝)變成一狐(成廣記作為)行路人見而悅近之(行字下廣記有於道二字無近字何本作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皆被截髮(何本及廣記皆字上有行者二字廣記無皆字)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廣記無有字)皆指為狐魅(廣記無皆字)四月有此至秋乃止(至字何本在此字上)層樓□□(□□各本作對出)不聽金銀錦繡(不字上何本有議字)叟納河內人(法苑珠林引無人字)英聞梁氏嫁(法苑珠林引無氏字)卿忘我也(法苑珠林引也作耶)子集驚怖(怖法苑珠林作怪)亦變為茅馬(為法苑珠林作成)盡化為蒲人(法苑珠林無化字)舍宅為寺(舍宅法苑珠林作遂舍)可高丈餘(丈法苑珠林

及廣記作尺)儗為金色(為字上法苑珠林及廣記有貨字)今取卿兒醜多(醜何作丑)以償金色焉(償法苑珠林及廣記作充焉毛本及廣記作馬氏法苑仝二字屬下句)心不遑安(法苑珠林及廣記作而心不安)慶年五十(十字下法苑珠林及廣記有餘字)象自然金色(然何作有廣記作象忽自然金色)一里之內(一廣記作鄰法苑仝)皆來觀覩(覩廣記作矚下有焉字)遂改準財里(毛本無里字)皇宗所立也(立毛本作居)縹囊紀慶(縹各本作珠)擅出海之富(擅廣記作阻)洞連房(洞廣記作阿)高臺芳樹(樹當从毛本作榭)常與高陽爭衡(衡何作行)以金五色績為繩(績何作續毛本無金字色字下有絲字廣記作以五色絲為繩)在山谷為寇也(也廣記作耶)即相率歸降(廣記無即字)琛在秦州(州廣記作中)號曰追風赤驥(何本無驥字)其次有七百里者(其字各本無廣記仝者何本作馬)琛常語人(各本俱無常字廣記有)晉室石崇(何本無晉室二字)畫卯雕薪(卯各本作茆桉杜臺卿玉燭寶典寒食城市多鬥雞卵之戲出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加雕鏤遞相餉遺此卯字當从廣記作卵)金瓶銀瓮百餘口甌槃盤盒稱是自餘(此十五字何本錯簡在皆從西域而來句下)自餘酒器(自廣記作其何本無酒器二字)繡纈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勝計(廣記無此十五字纈何作緹絹字下有布字計何作數)三日不起(起字上廣記有能字)江陽王繼來省疾(何本脫王字)謂曰(廣記作論之曰)寶貨多融(多字下何本及廣記有一於字)繼笑曰(廣記無笑字)錢絹露積於廊者(者廣記作廡間)賜百官負絹(何本無負字)任意自取(取廣記作量)負絹過性(性當从廣記作任)蹶倒傷踝(此句下廣記有太后即不與之今其空出時人笑焉十四字)太后問侍中何少(問字下廣記有曰字)寶塔高凌(凌何本作臨廣記作壯)四月初八日(初當从何本及廣記衍)京師士女(師廣記作都)亦不是過(過字下廣記有也字)□樹出雲(□各本作高)　(法雲寺)

欲起義兵(欲何作故)逃命江右(右各本作左)臣在本朝之日(在字何本無)鴛鸞接翼(鸞何作鴦)叙錄存歿(叙何作收)凡見敬禮如親比(親各本作此句斷以此字屬下句非是)今便言旋闕下(闕下何作詣闕)然國既邊地(何本無既字)(追光寺)

傳之於西域(毛本無之字)沙門常東向遙禮之(沙字上各本重有西域二字)(融覺寺)

禪皋顯敞(禪當从何本作神)是以溫子昇云(昇字下當从各本有碑字)　(大覺寺)

適茲藥土(藥當从何本作樂毛作洛非)故立此寺以憩之(寺字下何本有一俾字)檐拂高松(松何作樅)盡天地之西垂(垂當从何本作陲)今始有沙門焉子善提拔陁(善各本作菩毛本無焉子二字陁字下有至焉二字)自云北行一月日(何本無日字)北行十一日(一何作二)最為强大(何本無强字)民殷多(殷字下何本有富字以多字屬下句)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沙門二字上何本重有京師二字)亦與西國大秦安息身毒諸國(西國之國字當从各本作域)浮浪乘風(浪何本作海)愛人好事(事何本作士)夙善元言(夙何本作尤)安置佛徒(佛何本作僧)暉遂造

人中夾貯象一軀(貯當是紵之訛)其年冬而京師遷鄴(何本無而字)　(永明寺)

城北卷第五

有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何本無有字)虎賁張車(車字下何本有渠字桉魏書靈后補傳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乂復奉太后臨朝則此當从何本補一渠字也)宣武場(場字下何本有在字)　(禪虛寺)凝圓寺(圓何本作[糸-八])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璨何作燦桉魏書閹官傳作粲)注即漢太上王廣處(此處疑有脫誤)洛陽城東北有上高景(景字各本作里字此誤也)洛陽城東北上高里(陽字當从各本衍)李元謙樂雙聲語(樂何作能)是誰弟宅過佳(過佳何作遇值毛作遇佳皆誤)凡婢雙聲(凡古音芃故曰雙聲何本作此誤)神龜元年(桉釋者志惠生使西域在熙平十年)唯土谷渾城左右(土當从各本作吐下仝)土谷渾所吞(吞何作居誤)今城是土谷渾弟二息(城字下各本俱有內主二字)□中國佛與菩薩(□各本作城國各本作圖)人有患(人何作人)即得陰愈(何本無即字)及諸宮塔(宮何作象)幅上隸書(幅各本作旛)云太和十九年(云字上各本有多字)唯有一幅(幅各本作旛)是姚秦時旛(秦何作興太平御覽亦作興)居喪者翦髮劈面以為哀戚髮長四寸(劈當是髀字之訛四何本作五廣記無劈面以為哀戚髮七字)有商將一比邱(商字下何本有胡字)石毘盧旃(石當从各本作名)今輒將吳國沙門來(吳各本作異)王言令我見佛(言毛作曰)令覆瓮之影(何作今之覆瓦之影)非皮非□(何本作非皮綵□毛作繪)案于闐境(境字上各本有國字)五穀甚豐(穀何作果訛也)食則麴麥(麴麥何作麥麩)文字與波羅門同(波何本作婆)入漢槃陀國(漢李延壽北史西域傳作渴)至鉢盂城(桉北史西域傳鉢盂作鉢和下波斯國作波知國烏場國作烏萇國乾陀羅無羅字又上朱駒國作朱居國殆梵音無定字也)復呪池龍(何本作就池呪龍)即徙之蔥嶺山(即字上何本有王字)長坂千里(長何作危)方此則夷(方何作對)依約中下(下何作夏)水皆西流(此句下何本有入西海三字廣記與此仝)人民決水以種(人字上廣記有其上二字以何作而)聞中國(國字下各本有田字)天何由可共期也(廣記無共字)天氣已冷(冷何作寒)十月之初(之初何作初旬)至喝噠國(至何作入喝當从何本及魏書作噱)以穹為屋(屋何作衣)皆來朝賀(賀何作貢)王張大穹(張何本作居)以四金鳳皇為牀腳(何本無四字)頭帶一角(帶各本作戴)團圓垂下(垂下各本作下垂)境土甚狹(何本無土字)多致難艱(難艱當从各本作艱難)此國漸出蔥嶺(何本無此國二字)望風謝路耳(何本無耳字)國王精食(食各本作進)唯從空山(從當从各本作徙)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璜川吳氏本作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龍王瞋怒(怒何作恚)非直條縫明見(縫何本作縱)至於細縷亦新(新當从各本作彰)王城北八十里(八十何作十八)若水踐泥(水何本作以)金象六千軀(千何作十)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餓毛本作餵)溫熾已扇(熾何作風)矚此芳景(矚何作屬)目入神定(目當从各本作因)以金傅之(何作以金箔帖之)隔小嶺(小

毛本作山)遂立敕為王(當从各本作勒)好祀鬼神(祀何作事)手持刀(持何作捉)莫能責之(莫何作未)宋雲曰(曰字上各本有一荅字)遠求經典(典何作論)未敢言疲(言何作告)不無頓弊(頓何作損)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何本謂作見不字上有謂字)冰有大小(冰當从各本作水)我見魏主則拜(我字下何本有一親字)我一坐讀書(一各本作亦)時跋跋提國(各本少一跋字)與乾陀羅王(何本無羅字)復西行三月(月何作日)至辛頭河(頭字下各本有大字)十二年□(□各本作中)復西行十三日(何本無十字)推其本源(源法苑珠林引作緣)與弟子游化此土(弟字上法苑珠林有一諸字)我入涅槃三百年(三何作二)此處起浮圖(此字上法苑珠林有一在字)二百年來(二何作三)累牛糞為塔(累當从法苑珠林作壘)王怪此童子(句下何本有即此童子四字)然後止(法苑珠林作然後始定)王始叏廣塔基(法苑珠林無始字)從此構木(此法苑珠林作地)階砌櫨栱(櫨何作楹)上有鐵柱(柱何作楨)高三尺(法苑珠林作高三百尺)糞塔如初(塔何作垢)在大塔南三步(三步法苑珠林作三百步)婆羅門不信是糞(法苑珠林婆字上有時有二字)以手探看(看法苑珠林作之)天火所燒(所當從法苑珠林作七)無有能上者(有何作由無者字)悉在上(在字下何本有樓字)塔內物事(物當从何本作佛)旭日始開(開何作升)覆於其上(於字何本在下句後字上)則有禍變(則何本及御覽竝作即)其形正圓(圓法苑珠林作直)高二丈(高字上法苑珠林有舉字)能與世人表吉凶(表何作報表字下法苑珠林有作字凶字下有之徵二字)觸之若吉(觸字上法苑珠林有以指二字)錦香袋五百枚(袋當从何本作囊)王公卿幡(卿字下何本有士字)以銅摹寫(銅何作鍮)須禁日取之(禁何作藥誤)至那迦羅阿國(阿何作訶)值有動(各本竝作重時)二人勝之(二當从何本作一)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入山二字何本在窟字下)近看暝然不見(何本無不見二字)始見容顏挺特(見字下何本有其相二字)窟前有方石(何本無有字)山下有六佛(六各本作大)并為七塔(七何本作大)塔南石銘云(塔字上毛本有七字)　(凝圓寺)正光二年(桉魏書釋老志惠生於正光三年冬還京師)戶十萬九千餘(九何作六)劉長秋□(□毛本作寺)嵩高中有闕居寺(闕當从何本作閒)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